

078
4700

好父章

三集



好文章

三集

編輯者

好文章社

出版者

好文章出版社
上海東長治路二八八號

總經售

世界書報社
山東中路永樂里廿一號

經售處

全國書店報攤

定價每冊金圓 六元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好文章三集目次

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獄……………丁鶴生（一）

海外奇談……………司徒然（七）

峨眉憶游……………任叔永（一一）

模範編輯鄒韜奮……………怡然（一九）

奇女子傳……………江自澆（二四）

談相國……………徐一士（三一）

辜鴻生外傳……………鎮岳（三三）

談戰爭……………沈錦屏（三九）

所得錄……………岳得（四六）

民國的一部最大禁書……………辛與（五七）

爲駱駝辯……………三人（六六）

淪陷日記……………吳商（七〇）

蘇東坡傳……………何文基（八四）

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獄

丁鶴生

一八九六年，即前清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先君去世，我纔十二歲。其時祖父以事繫杭州府獄，原有姨太太和小兒子隨侍，那即是我的叔父，却比我只大得兩三歲，這年他決定進學堂從軍去，祖父便叫我去補他的缺，我遂於次年的正月到了杭州。我跟了祖父的姨太太住在花牌樓的寓裡，這是牆門內一樓一底的房屋，樓上下都用板壁隔開，作爲兩間，後面有一小間披屋，用作廚房，一個小天井中間隔着竹笆，與東鄰公分各得一半。姨太太住在樓上前間，靠窗東首有一張鋪牀，便是我的安歇處，後間樓梯口住着台州的老媽子。男僕袁元甫在樓下歇宿，他是專門伺候祖父的，一早出門去，給祖父預備早點，隨即上市買菜，在獄中小廚房裏做好了之後，送一份到寓裡來，（寓中只管煮飯）等祖父喫過了午飯，他便又飄然出去上佑聖觀坐茶館，順便買些什物，直到傍晚纔回去備晚飯，上燈後回寓一徑休息，這是他每日的刻板行事。他是一個很漂亮，能幹而又很忠實的人，家在浙東海邊，只可惜在祖父出獄以後一直不會再見到他，也沒有得到他的消息。

我在杭州的職務是每隔兩三日去陪侍祖父一天之外，平日「自己用功」。樓下板桌上固然放着些經書，也有筆墨，三六九還要送什麼起講之類去給祖父批改，但是實在究竟用了些什麼功，只有神仙

道，自己只記得看了些閑書，倒還有點意思，有石印開徵章堂筆記，小本淞隱漫錄，一直後來還是不會忘記。我去看祖父，最初自然是袁元甫帶領的，後來認得路徑了，就獨自前去。走出牆門後往西去，有一條十字街，名叫塔兒頭，雖是小街，却很有些店舖，似乎由此處往南，不久就是銀元局，此後的道路有點兒麻糊了，但走到杭州府前總之並不遠，也不難走。府署當然是朝南的，司獄署在其右首，即是西向。我在杭州住了兩年，到那里總去過一百多次，可是這署門大堂的情形如何却都說不清了，只記得監獄部分，入門是一重鐵柵門，我推門進去，門內坐着幾個禁卒，因為是認識我的，所以什麼也不問，我也一直沒有打過招呼。拐過一個灣，又是一頭普通的門，通常開着，裏邊是一個小院子，上首朝南大概即是獄神祠，我卻未曾去看過，只願往東邊的小門進去，這裡面便是祖父所住的小院落了。門內是一條長天井，南邊是牆，北邊是一排白木圓柱的柵欄，柵欄內有狹長的廊，廊下並排一系列開着些木門，這都是一間間的監房。大概一排有四間吧，但那里只有西頭一間裡祖父住着，隔壁住了一個禁卒，名叫鄒玉，是長厚的老頭兒，其餘的都空着沒有住人。房間四壁都用白木圓柱做成，向南一面，上半長短圓柱相間，留出空隙以通風日，用代窗牖。房屋寬可一丈半，深約二丈半，下鋪地板，左邊三分之二的地面用厚板鋪成榻狀，很大的一片，以供坐臥之用。祖父房間裡的布置是對着門口放了一張板桌和椅子，板台上靠北安置棕棚，上挂蚊帳，旁邊放着衣箱。中間板桌對過的地方是幾疊的書和零用什物，我的坐處便在這台上書堆與南「窗」之間。這幾堆書中我記得有廣百宋齋的四史，木板綱鑑易知錄，五種遺規，明

李南路北路，明季稗史彙編，徐靈胎四種，其中只有一卷道情可以懂得。我在那里坐上一日，除了偶爾遇見廊下炭爐上熾着的水開了，拏來給祖父沖茶，或是因為加添了我一個人用，便壺早滿了，提出去往小天井的盡頭倒在地上之外，總是坐着翻翻書看，顛來倒去的就是翻弄那些，只有四史不敢下手罷了。祖父有時也坐下去看書，可是總是在室外走動的時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獄神祠中閑坐，總之出去時間很久，大概是在同禁卒們談笑，或者還同強盜們談談，他平常很喜歡罵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緒和西太后）起頭直罵到親族中的後輩，但是我却不會聽見他罵過強盜或是牢頭禁子。他常講罵人的笑話，大半是他自己編造的，我還記得一則講敦書先生的苦況，云有人問西席，貴東家多有珍寶，先生諒必知其一二，答說我只知道有三件寶貝，是豆腐山一座，吐血雞一隻，能言牛一頭。他並沒有給富家坐過館，所以不是自己的經驗，這只是替別人不平而已。

杭州府獄中強盜等人的生活如何，我沒有能看到，所以無可說，只是在室內時常可以聽見腳鐐聲，得以想像一二而已。有一回，聽到很響亮的鐐聲，又有人高聲念佛，向外邊出去了。不一會聽禁卒們傳說，這是台州的大盜，提出去處決，他們知道他的身世，個人性格，大概都了解他，剛纔我所聽得的這陣聲響，似乎也使他們很感到一種傷感或是寂寞，這是一件事實，頗足以證明祖父罵人而不罵強盜或禁卒，雖然有點怪僻，却並不是沒有道理了。在這兩三年之後，我在故鄉一個夏天乘早涼時上大街去，走到古軒亭口，即是後來清政府殺秋瑾女士的地方，店舖未開門，行人也還稀少，我見地上有兩個

覆臥的人，上邊蓋着破草席，只露出兩隻腳——可以想見上邊是沒有頭的，此乃是強盜的腳，在清早處決的。我看這腳的後跟都是皸裂的，是一般老百姓的腳。我這時候就又記起台州大盜的事來。我有一個老友，是專攻倫理學，也就是所謂人生哲學的，他有一句詩云，盜賊漸可親，上句却已不記得，覺得他的這種心情我可以了解得幾分，實在是很可悲的。這所說的盜賊與水滸傳裡的不同，水滸的英雄們都是原來有飯喫的，他們愛搞那一套，乃是他們的事業，小小的做可以佔得一個山寨，大大的則可以弄到一座江山，如劉季朱溫都是一例。至於小盜賊只是飢寒交迫的老百姓鋌而走險，他們搞的不是事業而是生活，結果這條路也走不下去，卻被領到「清波門頭」，（這是說在杭州的話，）簡單的解決了他的生活的困難。清末革命運動中，浙江曾經出了一個奇人，姓陶號煥卿，在民國初為袁世凱所暗殺了。據說他家在鄉下本來開着一片磚瓦舖，可是他專愛讀書與運動革命，不會經管店務，連石灰中的梗灰與市灰的區別都不知道。他的父親便問他說，你搞這麼革命為的是什麼呢？他答說，為的要使得個個人有飯喫。他父親聽了這話，便不再叫他管店，由他去流浪做革命運動去了，會對人家說明道，他要使得個個人都有飯喫，這個我怎麼好阻當他。這真是一個革命佳話。我想我的老友一定也有此種感想，只是有點趨於消極，所以我說很可悲的，不過如不消極，那或者於他又可能是有點可危的了。

我寫這篇文章，本來很想記錄一點事實出來，即使不足與方望溪的大文相比，也總要有點分量纔行，及至寫到這里，覺得實在空虛得很，說得最好也只寫得一點兒空氣，叫我自己看了也很失望。不過

肚子裡沒有的東西，任是怎麼努力，也還是沒有法子掙出來的，只能老實停止。從前却寫有幾首詩，約略講這一段事情，現在抄在這里，作爲補充資料，也算是有詩爲證吧。詩題云花牌樓，共有三首。

往昔住杭州，吾懷花牌樓。後對狗兒山，煞然一培塿。出門向西行，是曰塔兒頭。不記舊何物，市肆頗密稠。陋屋僅一椽，寄居歷兩秋。夜上樓頭臥，壁蟲滿牆隙。飽飼可免疫，日久不知愁。樓下臨窗讀，北風冷颼颼。夏日日苦長，飢腸轉不休。潛行入廚下，飯塊恣意偷。主婦故疑問，莫是貓兒不。明日還如此，笑罵儘自由。餓死事非小，嗟來何足羞。冷飯有至味，舌本至今留。五十年前事，思之多煩憂。

素衣出門去，踽踽何所之。行過銀元局，乃至司獄司。獄吏各相識，出入無言詞。徑至祖父室，起居呈文詩。主人或不在，閑行獄神祠。或與獄卒語，母雞孵幾兒。溫語教寫讀，野史任繙披。十日三三去，朝出而暮歸。荏苒至除夕，待食歸去遲。燈下纔食畢，會值收封時。再拜別祖父，徑出園木扉。夜過塔兒頭，舉目情懷而。登樓倚牀坐，情景與昔違。暗淡燈光裡，遂與一歲辭。

我懷花牌樓，難忘諸婦女。主婦有好友，東鄰石家婦。自言嫁山家，會逢老姑怒。強分連理枝，實與寧波買。後夫幸見憐，前夫情難負。生作活切頭，無人如此苦。（民間稱婦人再醮者爲二婚頭，若有夫尙存在者，俗稱活切頭。）傭婦有宋嫗，一再喪其侶。最後從驕夫，肩頭肉成阜。數月一來見，吶吶語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顧。隔壁姚氏嫗，土著操杭語。老年苦孤獨，瘦影行踽踽。留得乾女

兒，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門，隨資自來去。天時入夏秋，惡疾猛如虎。（霍亂，今訛稱虎列拉。）嬌蠻楊三姑，一日歸黃土。主婦生北平，暫年侍祖父。嫁得窮京官，庶幾尙得所。應是命不猶，適值暴風雨。中年終下堂，漂泊不知處。人生良大難，到處聞淒楚。不暇哀前人，但爲後人懼。

（三十七年九月）

好文章 一 兩集

尙有存書數十本

直接函購每集每

冊祇收二元郵費

在內本月底止

海外奇談

司徒然

拉丁美洲有個共和國，名叫多明谷，人口二百萬，多爲黑人，混血兒，十九爲文盲。風光明媚，值得一遊，但遊後的最深刻印象，却爲其國之獨裁景象。

這國家雖然號稱共和，大總統的治國却如經營私人商店似的，大權獨攬，絕像老板。如你瞻敢反對，甚至於你的反對只在私信或電話裡作中平和的批評，你這個人就會不翼而飛的失蹤。反之你如恭維他，你又漂亮，那你就大發其財，因爲老板是慷慨好施的。

這個獨裁者即獨一無二上將博士辣匪兒·里昂尼它·屈魯齊羅·夷·摸黎挪，出身貧兒，現在一年之中的小生意進款就達五百萬美元。積財已至二千五百萬，十九存在鄰國的黎加與美國銀行裡，以及廣購兩國的地產。

該國首都的大馬路上有一巨大霓虹燈（全國只此一隻），大書「屈魯齊羅萬歲」。稍遠又有一大標語：「上帝與屈魯齊羅」。每一輛汽車照會牌子上又有一句「屈魯齊羅萬歲」！沿路的飲料店裡，本來大書：「飲水思源，源在上帝與屈魯齊羅」，現在已改爲：「飲水思源，源只在於屈魯齊羅」。

旅館的石柱上有黃銅大字：「屈魯齊羅時代」，一切學校與公共建築無不皆然。旅館櫃台裡高懸全

副武裝神采奕奕的總統玉照，使旅客如瞻神明。政府機關的四壁無不懸此神像，家家戶戶供奉不缺。

報紙上大登特登總統的尊姓大名，冠以榮銜，有些是：「祖國的仁人，財政獨立的恢復者，民族解放者，多明尼黨創設者與最高領袖，藝術與文學的保護者」。

首都原名聖多明谷，這位獨裁者改之爲屈魯齊羅市。三個省分別更名爲屈魯齊羅省，仁人省，解放者省。有百把個城鎮叫作屈魯齊羅，或他的榮銜，或他的家人大名。他的老太太由議會法令尊稱之爲「民族的第一母親」。

這種種尊崇不能叫屈魯齊羅自負全責。大多是黨的工作。本來只有一黨，後來屈魯齊羅爲了裝點民主樣子，請人成立反對黨，以便選舉時有個競選的樣子。可是誰也不敢應他之請，真個成立反對黨。

黨的工作是爲領袖宣傳，供給他刀斧手，糾集民衆教他們高呼萬歲。宣傳之中十九是嘩啦嘩啦。間或施民小惠，請吃牛奶。原來總統養着大羣上等乳牛。黨向總統購來牛奶，然後分贈小孩與餵奶的母親，而說這是仁人的禮品。仁人大賺其錢，黨的宣傳工作完成，小孩有牛奶可吃。皆大歡喜。

黨的經費一部分取之於公務人員，他們必須捐贈薪水中的若干，由發薪處扣除。一部分則勒索自外國商人，不肯捐助就得停業關門。

這位總統結婚過三次，最鍾愛一個十七歲的兒子。這孩子五歲時已由父總統授以上校之職，月支上校薪水四百五十美元。後更晉級爲將軍。

屈魯齊羅之當選爲總統也，事先頗費經營。他僱用暗殺兇手，恫嚇反對分子，嚇得他們不敢集會張羅選票爲止。在鄉下地方，打手們坐在汽車上風馳電掣而過，架着機關槍，殺人成百。選舉結果一致擁他，因爲反對無人。

這位仁人的對付政敵，極爲兇殘，慘無人道。據可靠統計，三五千遭他殺戮。有一次有若干大學生圖謀行刺，結果凡是參加抗議的青年一一拘禁，槍斃兩名。

屈魯齊羅努力於建設，而且成績卓著。拿米來說，多明谷本須輸入一百萬美元，多謝灌溉上的建設，現在已能自給自足，甚至於一九四五年時還輸出過六十萬美元。照理說來，這國家是漸見富庶了。但問題是人民得了點什麼好處？答復是沒得。從前米買六分一磅，雜點大豆，人人得吃，現在是一角六分一磅，窮人無法享受。產糖的多明尼，糖價又比用外國糖的紐約來得貴。咖啡亦然。

這是什麼道理？答復是：用種種橫行不法的方法，把一切有利可圖的工農事業奉獻給了總統，做了他的私人專利。

舉例而言，開鑛與售鹽的權利專屬於屈魯齊羅，鹽價就從一分一磅飛漲至四分。烟又是他的專利，火柴亦然。有一次記者目覩兩個鄉下人合買一枝香烟，分而吸之，烟價之昂，於此可見。

凡是人民日用所需，如米，咖啡，可可，肉類，牛奶，木材，家具，柴油之屬，不是這位仁人總統的專利，就是他父黨母黨妻黨的專利。總統夫人專售鐵器與政府，專營鋼鐵供建築之用，總統兄弟專營

石灰與木材。此外他府上還兼營汽車經銷，意外保險，水陸運輸。只有糖業還在美國人手裡，但須一年孝敬他五百萬美元。他的財產之中，有一部分得自美國。進出口銀行借給他過二百萬，他用來造一家一等旅館，一個現代化屠場，藉以生利。

有了這樣的進款，屈魯齊羅在公款上就可廉潔自持了。他的國內沒有貪污，因為可以貪污的人都在專利上斂財。他們收入甚豐，分起花紅來講地皮洋房。

小百姓却一無所得。因為食不能飽，肺病流行，疾病之多由於經濟，而這種專利一日存在，這狀況一日無從補救。花柳病甚為猖獗，而當局未盡吹灰之力。這也難怪其然，因為賣淫業是歸總統昆仲們專利的（原作者 George Kent）

峨眉憶遊

叔永

峨眉的高度，據實測爲一萬一千尺，平常由峨眉縣城至山頂路程爲一百二十里。目下馬路通到山下報國寺，登山的路程又減少十五里了。我們一行三人，二日晨九時乘汽車由成都出發，下午三時方到峨眉縣城，經過雙流，新津，彭山，眉山，夾江等縣。因爲在新津夾江兩次渡口，又因爲在雙流「打午間」，所以全長三百四十里的路程倒費了六個鐘點。我們在峨眉縣略事休息，雇好「滑杆」（滑杆即簡便山轎的土名。以兩人抬之，轎夫工錢亦便宜，僅每日每人一元），汽車便一直開到報國寺。報國寺是峨眉山最大而且最富的寺院之一，廟宇和佛像都很壯麗莊嚴，山門氣象尤極堂皇。前年蔣先生在峨眉山舉行暑期訓練，即駐節於此，現在廟中還掛着蔣先生寫的「精忠報國」扁額和吳稚暉先生寫的對聯。在峨眉縣城至報國寺之間，要經過一個聖積寺。此寺已退化到像一個鄉間的孤老院了，但寺內有兩件古物，兩顆大樹，都值得遊人一覽。所謂兩件古物，一是銅鑄的華嚴經塔，高二丈餘，共十四層，玲瓏俊秀，刻華嚴經全部於塔上，每字占一佛像，共四千七百像。一爲巨大銅鐘，重二萬餘斤，置木閣上，僅可仰視。閣外列榕樹兩株，大皆十數人圍，也是數百年物。在四川境內榕樹大者很多，但如這兩顆大的尙是創見。

峨眉山相傳爲普賢菩薩的道場，四方佛教門徒來朝拜者極衆，故山中廟宇繁盛，據說有七十餘處，游山時隨處可以憩息或食宿，甚爲便利。上山的道路當然不止一條，平常分爲大小兩道。大路由報國寺經過龍門洞，萬年寺（現分爲毗盧禪殿兩寺），息心所，初殿，太子坪，觀音橋，華嚴頂以至洗象池，走的是山前領脊，不但路比較短而且好走。小路由報國寺經過伏虎寺，解脫橋，大峨寺，雙飛橋，牛心寺，三道橋，洪椿坪，九老洞以至洗象池，走的是山凹腹地，不但路長而且難走。不過講到風景，自然須在山凹幽僻的地方方能尋到，山前的大路，至多不過多經幾個有名的廟宇罷了。我們的目的，既是游覽山水，而且願意實行先難後易主義，所以決定由小路上山，大路下來，以上所說的地名，便是我們曾經經過的重要地方。洗象池以上，經過大乘寺，白雲寺，雷洞寺，接引殿，以至天門石，是大小兩路所同的，也便離絕頂的金頂銀頂不遠了。

平常說到峨眉山，總以爲牠的出類拔萃，引人入勝，總在牠的萬尺以上的高度，牠的佛光佛燈等等奇蹟，換一句話說，我們的注意點，不外乎最高的絕頂。其實依我看來，峨眉的雄偉，固在牠的最高主峯，懸崖千仞，俯視一切；而牠的秀麗，却在牠的前山丘壑巒嶺，峯帶重複，所謂雄深渾健，美不勝收。不但如此，此山因是佛教聖地，廟宇衆多，山中樹木亦較能保全，不像他處的牛山濯濯。據我們所見，山下則樟，枌，松，柏，山上則熱杉，冷杉，都是常青樹；而各種奇花異草，蒙茸崖石，更是難於指名。所以峨眉前山，從遠望去，竟像天半一朵青蓮，含苞未放；又像夏雲奇峰，高聳天際，但這雲的

本身，都呈蔚藍或深綠的顏色。這是遠望的情景。等你一步步踏入綠雲的時候，有時遇見斷崖千尺迎面崛起，在轎中仰視，幾乎刻有被覆壓的危險。有時山路數轉，忽然身臨無底的巨壑，而巖際飛泉灑灑，直從行人頭上灑過，和着纏繞抓拿的古木蒼籐，使你覺得天地變色，日暮途遠。這些情景，我們在伏虎寺至解脫橋，由牛心寺至洪椿坪，由洪椿坪至九老洞（一名仙峯寺）都屢見不一見。至於水的方面雖然懸崖大瀑比較少見，但如雙飛橋的兩大泉匯於一處，奔雷穿石，響震四山，龍門洞的長壑直瀉，怪石交鎖。其氣象的雄偉，景色的俊奇，到底非廬山三峽洞等可比擬（廬山的勝處在瀑布，不在澗泉）。所以游峨眉的人，如其僅僅注目於後山的高峻，而忽略了前山的薈麗，我以為至少失掉了自然之美的一半。

大概說來，講到雄奇與秀麗，峨眉與巫峽可以說有些相似的地方。不過巫峽的形勢，在於迤邐而延長，而峨眉的形勝，却在重疊而高聳，如其經過巫峽而未到過峨眉的人，把巫峽的群山重疊聚起來，加以想象，可以思過半矣。

我們第一天由伏虎寺走到九老洞歇宿，共行九十里，山高已六千數百尺。前面所說的許多奇峯勝境，都在這一日經過。此處山形極佳，故又名仙峯寺。聞有山居士（即猿猴）及佛燈，都未見。九老洞在離寺三里外的山腰，我們次日一早由主持帶領持炬往遊。洞深約半里，宏敞高大，井無什麼石筍之類，不過洞旁及頂上石罅，住滿海燕（？）。地上鳥糞堆積，氣味亦頗不好。我們匆匆一覽即出，覺得洞中